

福 楼 拜 小 说 集

Gustave
Flaubert

情感教育

L'éducation
sentimentale

「法」居斯塔夫·福楼拜 著

李健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ustave Flaubert

福 楼 拜 小 说 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教育 / (法)福楼拜 (Gustave Flaubert) 著;

李健吾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 9

(福楼拜小说集)

ISBN 978-7-5327-7445-6

I. ①情… II. ①福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
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9913 号

GUSTAVE FLAUBERT

L'éducation sentimentale

情感教育

L'éducation sentimentale

GUSTAVE FLAUBERT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 著

李健吾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周 冉

装帧设计 董茹嘉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8.25 插页 6 字数 333,000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445-6/I·4541

定价: 59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0-86683980

情感教育

L'éducation
sentimentale

「法」居斯塔夫·福楼拜

著

李健吾

译

初版译者序*

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福楼拜完成了《情感教育》的五年的持续工作，就在七月十八日，他的最好的朋友诗人布耶（Louis Bouilhet）过世。然而伤痛还在心里，紧接着十月十三日，批评的权威圣佩甫（Sainte-Beuve）也死了。眼看十一月十七日，这部期待甚久的现代生活的巨著就要在书肆应世，福氏写信给朋友道：

又是一个去了！这一小队人马越来越少了！麦杜丝^①木筏上的难得逃出性命的几个人也不见了！

如今和谁去谈文学？他真爱文学——虽说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，他的弃世让我深深地难过。凡在法兰西执笔为文的人们，都由他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。

在文坛得到一位相知像圣佩甫那样深澈、明净、渊博而又公正、有分量，所以轻易也就不许给人，不是人人可以遭逢的机遇。他曾经把最高的评价许给《包法利夫人》和《萨郎宝》。对于前者，他唯一的指摘是“没有一个人物代表善良”，他举了一个他熟识的外省妇女，证明“外省和田野生活之中有的是这类好人，为什么不把她们写给大家看？这激发、这安慰，人类的形象因之而更完整”。对于后者，他嫌它的背景太远了，虽说“尊重艺术家的志愿，他的一时的喜好”，他要求作者“回到生活，回到人人可以目

击的范畴，回到我们的时代的迫切需要，那真正能够感动或者引诱时代的制作”。所以临到一八六四年，开始从事于《情感教育》的写作，福氏牢牢记住前辈的指示或者热望，回到他们共有的相关的时代，同时从自己的经验另外发掘一个善良妇女作为参证。《情感教育》是作者虚心接受批评的出品。

但是圣佩甫偏巧早死了一步，所以福氏写信给他的外甥女伤心道：

我写《情感教育》一部分是为了圣佩甫。他却一行没有读到就死了。布耶没有听到我念最后两章。这就是我们的计划！一八六九年对于我真够残忍了！

那位善良妇女应当就是《情感教育》里的阿尔鲁夫人。她代表法国中产阶级大多数妇女，也象征我们三从四德的荆钗布裙。她识字，她也读书，不曾受过高等教育；她的品德是生成的，本能的，所以深厚；她有乡妇的健康、愿恣，和乡妇的安天乐命、任劳任怨。一个小家碧玉，然而良家妇女。没有包法利夫人的浪漫情绪，也没有那种不识世故的非常的反动，她是一个贤内助，一个良妻贤母，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粗俗浅妄又极不可信赖的画商市侩阿尔鲁。她会忍受风雨的摧残，厄运的变易，和子女静静地相守，还

* 此文原载于上海《大公报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、十七日、二十四日“星期文艺”栏四十四至四十六期，一九四八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次出版《情感教育》时用作译者序。——编者

① 麦杜丝(即美杜莎——编者)原是古代女妖之一，现为船名，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该船触礁沉没，临时成一木筏，载一百五十二人，随波漂浮。其后仅有十五人得救，且多半一息奄奄，余者都早已死于饥饿暑热。

要分心来慰藉男子的负疚的暴戾之气。她是中产阶级的理想，中产阶级妇德的化身。

她在最后接受了一个情人，只是一个，因为她的丈夫的颀顽伤害她的信心，她的尊严，因为她的年轻的情人是那样执着，那样懦弱，那样经久不调，然而生性忠实，在不可能获致物质与精神一致的时候，爱情可以析而为二，死生如一：平静，没有危险性，不感到矛盾，因而也就异常强韧永恒。她可以原谅丈夫有情妇，不原谅他毁坏子女的前途，她可以原谅情人有情妇，因为他们谁也不会属于谁。男女之爱在这里具有更多的母爱、姊弟之爱和忠诚的友谊：只有灵魂在活动。物质的贪婪不息而自息，肉欲的冲动不止而自止，心在这里永久是洁净的。

福氏用不着到远地方寻找这样一位善良妇女，如圣佩甫在一封给他的信里所形容，和包法利夫人“同样真实的人物，而情愫却温柔、纯洁、深沉、蕴藉”。老早，老早就有一位阿尔鲁夫人密密护封在他的感情和生活之中。她的夫姓是施莱新格(Schlessinger)，父姓是福苟(Foucault)，名字叫做爱丽萨(Elisa)。施莱新格是一个德国人，在巴黎开了一家商店，专做音乐绘画以及其他艺术上的交易，为人正如小说里的阿尔鲁，可能比阿尔鲁还要恶劣，曾经盗印罗西尼(Rossini)的《圣母痛苦曲》(*Stabat Mater*)，福氏在上卷第五章为了点明时代(一八四二年一月)顺手拾来做为一个标记。福氏和他们相识，是在一八三六年八月，不过十五岁，随着父母在海滨的土镇(Trouville)消夏。土镇在当时是一个“荒凉的海滨，潮退下去，你看见一片广大的海滩，银灰的沙子，湿湿的和浪水一样，迎着太阳熠熠。左面有些山石，贴着一层水草，全变黑了，海水懒懒地打着；往远看，在炽热的日光之下，是蔚蓝的海洋，沉沉地吼号，好像一个巨灵哭泣”。他在这里遇见那所谓的施莱新格夫人，

所谓，因为如翟辣·喀义(Gérard Gailly)所考据，她的真正的合法丈夫另有一个，不出面，也不抗辩，没有人清楚是为了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直到这位姓虞代(Judée)的神秘的缄默的丈夫在一八三九年死后，施莱新格夫妇才算有了正式的名分^①。

但是昧于一切，福氏陷入初恋的痛苦。他发狂地爱着这位讳莫如深的少妇。她最先走进他的情感，也最后离开他的记忆。这是纯洁的：

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，从十四岁到二十岁，没有同她讲起，没有碰她一碰；差不多之后有三年，我没有觉得我是男子。^②

这是命：二十年以后，施莱新格在巴黎站不住脚，去了故国，福氏在信里告诉施氏夫人：

命里注定，你和我的童年的最好的回忆连在一起。^③

然而这是神圣的：

① 施莱新格太太的一生远比福氏所知道的还要残苦凄凉。她的儿子留在法国，普法战争之役，在法国这方面作战。她的女儿嫁了一位德国建筑师，恨法国，更恨母亲，因为生她的时候，母亲没有法律名义，出生证书上不具名姓。一八七一年，施莱新格去世，福氏经过三十五年的稽迟，开始用亲热的称呼代替疏远的客套，不再叫她“亲爱的夫人”。她的一生只是一串苦难，最后在疯人院度过她的余生。她比福氏大十二岁，比他晚死八年。他送她的著作全好好留在她的书架，仅仅《情感教育》不在……

② 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，致高莱(Louise Colet)女士书。

③ 一八五七年三月稍，致施莱新格夫人书。

我如今依然是怯怯的，如同一个少年，能够把蔫了的花藏在抽屉里面。我曾经在年轻时候异常地爱过，没有回应地爱过，深深地，静静地。夜晚消磨于望月亮，计划诱拐和旅行意大利，为她梦想光荣，身体与灵魂的折磨，因肩膀的气味而抽搐，于一瞥之下而忽然苍白，我全经过，仔仔细细经过。我们每人心里有一间禁室，我把它密封起，但是没有加以毁坏。^①

这间禁室他终于换了一个艺术方式启封，那就是他的《情感教育》。他从他的自身经验寻求真实，并不违背他对于艺术作品的一贯的无我的主张。他拿自己做材料，然而在小说里面，并无一行字句出卖他的隐私。如若不是因为他的造诣卓越，如若不是由于后人苦心钻研，我们止于表现本身的欣赏，这些加深了解的索引也许永远湮灭。这里是“一个青年的故事”，这个青年并不等于作者，但是含有若干成分，即使清醒如福氏，往往不一定就能够彻头彻尾加以分析。

毛漏的情感教育在本质上即是福氏的情感教育。但是毛漏不就是福氏。这是一个天性不纯，禀赋不厚，然而一往情深的习见的青年，良弱，缺少毅力。他追求理想，甚至于理想的憧憬，同时他可以纵情淫欲，这里是种种由反动而生的交错为用的心理。正如福氏所谓的“若干力”：

你不见她们全爱阿道尼斯(Adonis)吗？这是她们要求的永

①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梢，致包司盖(Amélie Bosquet)女士书。

久的丈夫。寡欲也罢，多欲也罢，她们梦想爱情、伟大的爱情；要想医好她们（至少暂时地），不是一个观念就可以见效，而必须是一种事实，一个男子，一个婴儿，一个爱人。你也许以为我太刻薄。然而人性不是我创造下来的。我深信最猛烈的物欲是由理想主义的飞跃于不知不觉之中组成，而最龌龊的肉体的淫乱是由于一心指望不可能，仰望神贵的欢悦而产生。再说，我不懂（也没有人懂）这两个名词的意义：灵魂与肉体，一个在这里完结，另一个在这里开始。我们感到若干力，如此而已。^①

相为因果，互为消长，精神与物质并非两种绝然不同的形体。所有福氏创造的男女主角，包法利夫人，萨郎宝，从这种心理的角度去看，环境个别，过程相同。毛漏属于同型。阿尔鲁夫人的指尖轻轻拂了他一下，毛漏立即盼望和他的妓女晤对，然而在一起了，心有所动，他马上想起他的伟大的爱情。属于常人，无论男女，活在“若干力”的进击之上，终为火花销铄。福氏的朋友杜刚（Du Camp）有一部小说叫做《力的浪费》（*Les forces perdues*）同样可以移来作为《情感教育》的标题。毛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，理性和兽性只是他的存在的真实的两种应用。不是一个苦修僧精神全然向上，也不是纨绔子弟的纯物质的沉溺。这里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青年爱上一个中产阶级的妇人：缺乏毅力冲出社会的囚笼，更其缺乏毅力跳出自己的温情。他们接受人世的命运，念念不忘各自在人间应尽的职分。中产阶级的品德是自私，爱也是自私。

① 一八五九年二月，致尚特比（Chantepie）女士书。

福氏是一位理想主义者，所有大作家难得一个例外不是，然而深深打入他的时代和阶层，却又百分之百地现实，临到具体摄取形象、综合（不是象征，那可怜的没有血肉的稻草人）是他的颖特的成就。典型就是这样产生的，这样活在世纪之中而不朽的。哈穆莱特（Hamlet）、哈巴贡（Harpagon）、白特（Bette）、奥布劳冒夫（ObloMOV）……都含有各自的作者，然而含有更多的人性。

了解毛漏这样的青年，等于了解中产阶级。自私，然而却不就是自私。毛漏一向慷慨，一向热衷。许多人慷慨而又热衷，具有经验以及从经验体会出来的处世哲理，并非毫无区别地兼善。毛漏不然，这是一块软面，随心所欲，由人揉搓。他没有鲜明的人格；他的人格富有弹性，像一张琴，人人可以弹出自己所需要的共鸣，然而不是毛漏自鸣。他会将别人的拨弄看做自主，天赋独厚的音籁。不认识自己，他以为认识；他把一时的习染误做天才的流露，因而自负过高。他逗留在事物的表皮，永久吸入现象，永久默默无闻，富有流动的接受性，没有比他易与的人，仿佛河床的污泥，一波一波流过，依然故我，在河床沉淀、淤积。他在急湍之中回旋，以为是自己波动：他或许有动的意识，他当然有，而且很多，然而从来没有形成一种意志，一种活力。他有计划，也高自期许。他写诗，因为他多少读了一些浪漫诗歌；他学画，因为阿尔鲁是画商；他想做新闻记者，因为戴楼芮耶向他借钱办报；他想做议员，因为党布罗斯怂恿。他“由于一种问心不过的荣誉观念，保持着文学的计划。他想写一部美学史，这是他和白勒南谈话的结果；随后又想把法兰西大革命的各个时期写成悲剧，另外制作一出大喜剧，又是由于戴楼芮耶和余扫乃的影响”。东沾西染，似有所悟，未能深入，便又见异思迁。像一个票友，有票友的怯怯的骄傲；他东张张，西望望，来到人生尽头，发现自己一无所获，受尽情感的欺蒙。然而

这样庸庸碌碌，旁观者一样放过花花绿绿的人生，于是和他的老朋友戴楼芮耶碰在一起，谈到他们过去得意的辰光，几乎只是一片空白。

狄德罗(Diderot)曾经在十八世纪创造了一个同样落伍的人物，然而和毛漏一比，拉摩(Rameau)^①显然还有一点火气，他可以撕破面具，无所顾忌。毛漏只是一个中小产阶级，有廉耻，有虚荣，吃着小小的利息，决不忿而有所作为。他懣，然而他不忿，所以同是一事无成。拉摩近乎男性，阳刚、反抗，于是孤独；毛漏近乎女性，阴柔、顺受，不愁没有朋友。一个怨恨，一个爱，而且被爱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虽说没有大观园加以隔离，他也只是一个贾宝玉。他得不到男子的敬重，他争到女子的眷顾：女子崇拜英雄，然而溺爱弱者。《红楼梦》实际只是一部情感教育。和拉摩相近的倒是包法利夫人，挽不住狂澜，然而追寻机会，失望、绝望、挣扎、自尽。毛漏不挽自住，失望、永久失望，但是无声无臭地活下去，福氏序布耶《遗诗》道：

幻灭是弱者的本色，不要信任这些灰世者，他们几乎永远无能为力。

毛漏不会寻死，正如贾宝玉，至多一走了之。死也要用力。还有悲剧比这更其沉痛的？

还有人物比这更其起腻的？

所有批评家对于《情感教育》的指摘和误解，几乎都和毛漏本

① 即狄德罗的小说《拉摩的侄儿》中的主人公。——编者

人有关。乔治·桑(George Sand)极力为作者辩护，仍然以为“错处就在人物缺乏挣扎。他们接受事实，从来不想据为己有”。后人如法盖(Emile Faguet)，便直截了当以为《情感教育》起腻，由于主要人物本身无聊。布雷地耶(Brunetière)的攻讦更为彻底：

如今正相反，你想绝对现实，如左拉先生所谓：“你投到生存的庸俗的行列。”——为了你的报章英雄，为了你的传记热狂的殉难者，你选了一个人物，我承认，“在日常生活的简单中，”我们一打一打地遇见，没有职业，没有地位，尤其是，缺乏个性；你选了这样一个人物以后，即令你精于观看与呈现，观察与描绘，掘发事物与运用语言：你令人起腻。一切持续不断的东西令人起腻。我用唯一光荣的例子来证明，只要念过福楼拜先生的《情感教育》的人们全都回忆一下就成了。你也许问，何以这种枝节的持续令人疲倦，何以不得不有这种选择的必要？回答在如今并不难：因为在人生之中，理应如是的事务实际并不如是。我们需要一点理想。^①

这种传统的看法，把小说当做传奇，把主人公当做英雄，虽说在民间一直流行，毕竟过于陈腐。现代小说所含的本质几乎千百倍于《情感教育》的平凡，《情感教育》只是一个重要的开端。什么是现代小说的特征？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我们不妨借用布雷地耶的诠释：

^① 参阅布雷地耶《实验小说》一文，收在《自然主义小说》一书内。

是人生，共同的人生，附丽于环境的人生的表现，“未经选择”的人生，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，又不为任何学派的成见所限制；嵌在它的现实框架之中的人生，被观察、被研究、被表现于你可以叫做人生的无限琐细之中，犹如有时颠覆人生的重大危机之中；永久如一的人生，然而永远被自身的发展的唯一无二的效果所修正，就外表看来是，而且将长时间是，小说的独有的特殊的目标。^①

假如布氏无以调和他的观察和观点，福氏在写作期间未尝没有体验到其间的矛盾：

这是一本关于爱情、关于热情的书；一种可以生存于今日的热情，这就是说，消极的热情。所想象的主旨，我自信是十分真实，唯其如此，不大解闷也难说。有点儿缺乏事变和戏剧；而且时间过长，动作未免松懈。总之，我很不放心。^②

在另一个时间，福氏说起他的苦闷，并不因而改变他对于近代生活的认识：

这样的人物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吗？伟大的效果需要简单的事物、明显的热情。然而在近代的世界，哪里我也看不见简单。^③

① 参阅布雷地耶《巴尔扎克》一书第八章第三节。

② 一八六四年十月六日，致尚特比女士书。

③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日，致乔治·桑书。

他写了一个寻常人，一个复杂人，一个活在繁复紧张的大时代的无名小卒。毛漏不是英雄。福氏也不是在写传奇。他似乎已经预感《情感教育》不易于被同代人士所接受，然而艺术良心不许他作伪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如若他必须忠实于人生，忠实于艺术，忠实于近代，忠实于自己。他为这个大感苦恼。他往前多走了一步；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上面；然而他痛苦；然而他不认输：

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变穿插在一起，我很感棘手；我害怕背景吞下全书的结构，这也正是有历史性质的作品的毛病；和小说里的人物相比，历史上的人物更易于引人注目，特别遇到前者的热情不很激昂的时候；人家觉得拉马丁(Lamartine)比毛漏有趣多了。再者，在现成的事实中间，选择什么好呢？我简直是心烦意乱，也就真够苦的！^①

不仅毛漏没有历史的圆光相衬，全部小说的人物都是平常而又平常，渺小而又渺小，然而属于时代，属于生活。

无论如何，福氏如圣佩甫所瞩望，在《情感教育》里，“回到生活，回到人人可以目击的范畴，回到我们的时代的迫切需要”。他为自己选下一段他年轻时候亲眼看见的第二次革命做背景，一个人人可以印证的昙花一现的浮动的大时代，对于法国有影响，没有成就。他曾经就《力的浪费》指出道：

这有好些地方类似我的书。他这本书极其老实，对于我那

^① 一八六八年三月，致杜普兰(Jules Duplan)书。

一代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因为我那一代人，和现在年轻人一比，变得真和化石一样。一八四〇年的反动，挖了一道深沟，将法国隔而为二。^①

他采用这动乱的时代，不是由于同情二月革命，而是从一个艺术家的眼里看来，由于革命本身的进行的形式的美丽。我们明白，福氏不相信任何革命。因为往长里看。社会主义者往往陷入同样狭小、同样只是人类进展之中的一个形体。这种哲理观点，对于了解《情感教育》具有无比的重要性：

正因为我相信人类永久的演进与其无穷的形体，我恨所有的框架，拼命把它装镶进去；所以我恨一切限制它的程式，一切为它想出来的计划。奴隶制度不是它最后的形式，封建制度更不是，君主政体更不是，便是民主政体也不见得。人眼所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，因为在这天边以外，还有别的天边！这样以至于无穷。所以访求最好的宗教，或者最好的政府，我以为是一种蠢极了的举措。对于我，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，因为要给别一个挪出位子来。^②

悲观是福氏一切写作的基调。这不妨害他清醒，因为说到最后，理想主义的依据即是悲观，对于艺术家，重要更在方法和态度的选择。福氏的精神是谨严，选择客观和观察作为叙述的准则：

① 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中旬，致乔治·桑书。

②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，致尚特比女士书。

你反对人世的偏私、它的卑鄙、它的暴虐，同生存的一切龌龊与猥亵。但是你认清它们了吗？你全研究过吗？你是上帝吗？谁告诉你，人的裁判不会错误？谁告诉你，你的情感不会欺骗你？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智慧是有穷尽的，我们如何能够获有真与善的绝对的认识？我们会有一天晓然于绝对的存在吗？你要是打算活下去，无论关于什么，你就不用想有一个清晰的观念。人类是这样子，问题不在改变，而在认识它。①

这显然只是一个艺术家的立场，而且正和传统的带有虚伪意味的学院论调违忤。你没有权利删削，假如人类原来就有这种形象。对于艺术家，丑陋犹如美丽，本身含有美丽。你观察，你选择，不是因为你有道学家或者宗教家的热情，而是因为你活在现代，要有科学家的诚恳：

依照我，小说应理科学化，这就是说，追求或能的普遍性。②

政体摇动，物体瓦解，自然而然呈出一种复杂的崩溃局面，现象本身需要详密的分析，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联尤其重要。福氏自己曾有一个譬喻：

珠子组成项圈，而不是线穿成项圈；为难的，就在一只手

① 一八五七年五月，致尚特比女士书。

② 一八六七年二月，致马芮古 (Maricourt) 书。